



我的花鳥虫魚

HUANIAOCHONGYU

半夏著

廣東省出版集團 花城出版社

我的
花鳥虫魚
HUANIAOCHONGYU

半 夏 著

廣東省出版集團
花城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我的花鸟虫鱼 / 半夏著. —广州: 花城出版社, 2009. 4
ISBN 978-7-5360-5548-3

I. 我… II. 半… III. ①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②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164810 号

责任编辑: 曹玛丽

技术编辑: 薛伟民

装帧设计: 林露茜

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广东广彩印务有限公司

(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河东中心路)

开 本 880×1230 (毫米) 32 开

印 张 10.875 8 插页

字 数 220,000 字

版 次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1—5,000 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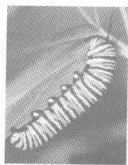
定 价 28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购书热线: 020—37604658 37602819

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: <http://www.fcph.com.cn>

序



从在《南方周末》上做专栏写虫子起，我和所谓博物发生关系，已经许多年了。这个关系，当然并非从一开始就完成了自觉，而是逐渐的进入角色。大约写作就是这样一个有趣而具有不确定因素的事情吧。

博物致知，这是古人的说法，今天的人听起来，便有些沉甸甸的高大。过去说小子学《诗》，最底线的意义，也能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。而这多识，尽管其中不乏趣味，但在前贤们看来，显然属于不贤者识其小，或者说，仅仅是读书人的一个起码要求。

我一向以为，读书的最原始动因，是为了享受，也就是满足由视觉系统为主导引发下的，包含其他系统在内的，纠缠一团复合一起的欲望。所以，不论后人将读书赋予了多么伟大卑贱高级初级的种种意义，这个最原始的，起码不该被忽略，埋没，遗忘。

前人曾说，读释鱼释鸟之书，令人作濠濮间想，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也。所以，倘若能用合适的题目，将善存在古书旧集故纸堆里的老辈子智慧和掌故等等，拿来说事，逗趣，距离那个原始动因，该是相去不远。

花鸟鱼虫天然趣，儿女英雄别有情。据说这是著名的风流皇帝乾隆爷的诗。乾隆爷号称史上作品数量最多的诗人，当然这其中不但有品质高下的问

题，也难免有文学侍从之臣的遵命枪替。也就是说，即便是鱼龙混杂，也恐非是他一人能为。退一步说，即便能为，滥竽自不免多多也，这还没有扣除掉他劳心政务及政务之外的精力所限。不过，得承认，单从这两句看，那时儿女英雄们的情调，还足以和花鸟鱼虫这样的天然趣味，形成对应，担当一种情调。想来，那时的春天，并不寂静。

不过，这种未必盛景的往事，离后来人已经渐渐远去，消散，或者说是后来人于它渐行渐远。春天里的寂静，从来不是春天的罪过。在一个风花雪月都零落得走了韵味的时代，花鸟虫鱼之类的情调，大约只剩下王世襄老先生那样的大玩家，才识得赏味了。

当然，除了作为情调，这些天然趣，也还不乏其他。譬如当年周氏兄弟便颇喜欢读《花镜》《南方草木状》以及《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》，周作人乃至说后来成为一种习气，喜欢这类的东西。他说：“这是关于花木的小论文，有对于自然与人事的巧妙的观察，有平明而新颖的表现，少年读之可以医治作文之笨，正如竹之医俗，虽然过量的服了也要成油滑的病症。”（《夜读钞·花镜》）

此老还曾专以草木虫鱼以题写了一组文章，被论者以为可以视为典型的闲适小品。当然周氏的草木虫鱼，并非一般人所以为者，而远为宽泛。周氏称说写此的理由是，第一，这是我所喜欢，第二，他们也是生物，与我们很有关系，但又到底是异类，由得我们说话。

这样的理由，听来是颇有些意味的。不过其大致由草木虫鱼，窥知人类之事，则正如他自己所说，是亦尝用心于此。他曾说：“这种文章材料难找，调理不易。其实材料原是遍地皆是，牛溲马勃只要使用得好，无不是极妙文料，这里便有作者的才情问题，实做起来没有空说这样容易了。”（《过去的工作·两个鬼的文章》）

自然是容易。譬如所谓窥知人类之事，祖宗们便有乌反哺，羔羊跪乳，枭食母，以及腐草化萤和螟蛉有子，蜾蠃负之等等。一向说中国人拙于观察自然，果然有不够勤奋的缘故，然其中的出发，也还不止于观察的勤谨与否。即便曾经有人辩正出其中的某些破绽，发现千百年来没有人能见到的常识，不愧称为精研，但却依然不足以颠覆旧有的共识，难得接受。周氏则将上述这些，归结为儒教化和道教化，也即伦理的解说和轮回变形，果然看得透彻，可谓目光犀利。因此所谓由得说话，实际一样不易。

一部日本人写的《食虫人的生活》（虫食む人々の暮らし）里说，人们通过与虫子的接触来感受生命与环境的关系，并且通过捕捉，重新拾回了在城市化的过程中逐渐消失的野性，而以昆虫为食，则是在与自然的对话当中获得的智慧。

衣带水那边的这个邻邦，做什么都喜欢用近乎刻板的态度，提炼出个正襟危坐的境界。而这些境界，却往往并非大而无当的宏大叙事，而更多是认认真真的深切体味。我想，假如没有认认真真的仔细体味，即便可以铺陈出许多宏大得令人无可企及的叙事来，终究也未必可观，不过仅仅是宏大而已。

带着问题去玩虫捉虫乃至吃虫，当然很累，甚至玩捉吃之后的重拾云云，听着也蛮辛苦。不过假如那一系列之后，仅仅就只是那一系列，而没有些什么之外的其他，结局自然要远比辛苦云云更凄惶了。周作人便说：“我们所想知道的是何种虫豸何法制作是何味道，而此可食及诸不可食的虫豸其形状生活为何，亦所欲知，是即我们平人的一点知识欲，然而欲求得之盖大不易，求诸科学则太深，求之文学又常太浮也。”（《夜读钞·五杂俎》）原来麻烦还不止于宏大。

梁文道说，我梦想有一天，随便和一个杂货店老板攀谈，发觉他喜欢研究汪精卫；或者一位中学生说，他在研究香港的蝴蝶。人们把追求知识当作嗜好，没有特别的理由，只为“好

玩”、“过瘾”。

追求知识的话头，也许显得用了多余的力气，但好玩和过瘾，的确该是生活中一个不可或缺的元素。没有了它们，也许生活便会显得乏味。修齐治平，立德立功立言，也许会带来方便扞摸夸耀的实惠乃至功业，却未必克服得了乏味。生活的意义也许不仅在于好玩，但乏味的人生，同样算不得人生，而只好是活着，甚至更不及。

几乎每次被问到写博物这些题目的起因时，我都尽量避开所谓科普这样任重道远的意义，而强调仅仅在于好玩。穷致物理固然自有玄妙，然一则非我所能，实际也不是我的初衷。都说远道没轻载，负担过重，便无从好玩。鱼和熊掌之间，我只好挑我最所欲且尚能把握的。这算是一种无奈吧。

接到林贤治先生的邀约做这本书的时候，我感到很荣幸。这其中不但包括和心有戚戚焉的前辈合作的愉悦，而且林先生提炼的这个题目，令我可以在放松的状态下，拈花惹草，捉虫逮鸟，为梳理自己，提供了一个十分舒适的工作面。

写作当然永远是一件辛苦的事，所谓倚马可待，果然是才情做底，但其实更多的是一种示人的姿态，究竟如何，只有冷暖自知。爱默生说，你的句子应该像从地里挖出来的蒲公英，根很长，粘着泥土，还是湿的。龙应台女士由此以为，文字是要触摸得到。而我，则以为，写出带着湿土的长须蒲公英，不仅要做到触摸得到，更需要鲜活的灵动，和诱人的气息，这却不是依靠辛苦就必定能做到的。当然，肯在意湿土长须蒲公英的人，不知究竟几许，有无之间，只好暗作期许了。

对于自作的文章，周作人曾有“觉不无可取，亦可笑也”以及“虽尚有做作，却亦颇佳，垂老自夸，亦可笑也”之说。检点自己，则不无可取或者有之，亦颇佳则诚不敢妄自夸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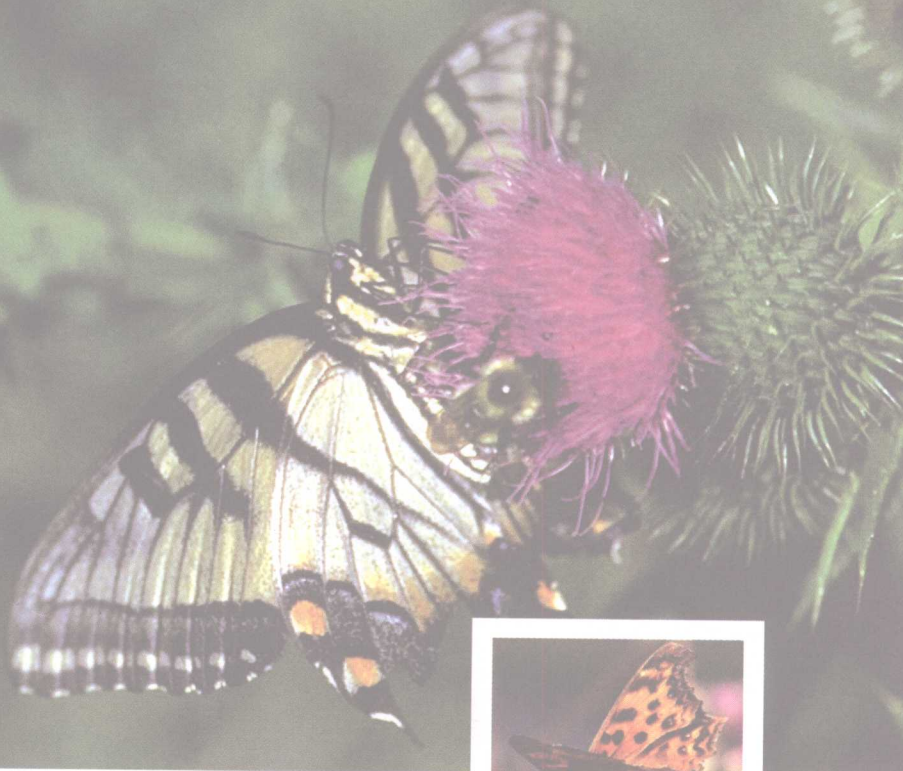
考虑到花鸟虫鱼间的比重，书中特意添写了一些新的篇章。而为了避免阅读上的单调和呆板，本书并没有按照花鸟虫

鱼的项目简单胪列，而是采取了一个另外的组合方式，是否得当，还要等待阅读者的批判。而书中的篇章，除了文字上的必要修饰，为了适应本书的体制，还做了删繁就简的调整。自然，酌情的添加也不能免。为了纪念我的博物系列由写虫而发端，在篇目安排上，本书也是自虫儿始，至虫儿终，算是一个隐约的照应和交代。

Ade，我的蟋蟀们！ Ade，我的覆盆子们和木莲们！ ……

这是鲁迅先生句子，此处借来，当然不是仅仅作为结尾，也是对我的花鸟虫鱼的一个惜别。

半夏定稿于戊子年夏至



红颜薄命（蝴蝶）



红颜薄命（蝴蝶）

红颜薄命（蝴蝶）



红颜薄命（蝴蝶）





最狠妇人心（蚊子）



淑女不宜（莱菔）



这丫头不是那丫头（鹅）



淑女不宜（莱菔）



美人的小肠 (天牛)



美人的小肠 (天牛)



铁蹄下的白领歌女 (蚯蚓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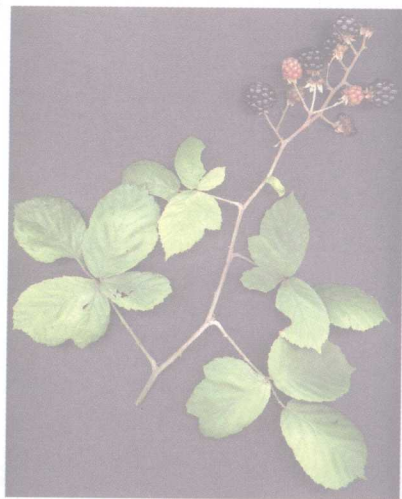
甜心 (蚜虫)



美人的小肠 (天牛)



宛如处女（豆蔻）



瓦窑本色 (覆盆子)



瓦窑本色 (覆盆子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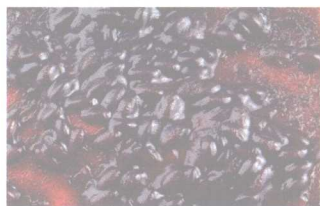
咱媳妇 (阿荣草)



女武神（螳螂）



我是寡妇我怕谁（蝎）



脂粉的故事（胭脂虫）



玄牝（草履虫）



老姐（独角莲）



领头大哥的命根子（甘草）



是个庄户人（屎壳郎）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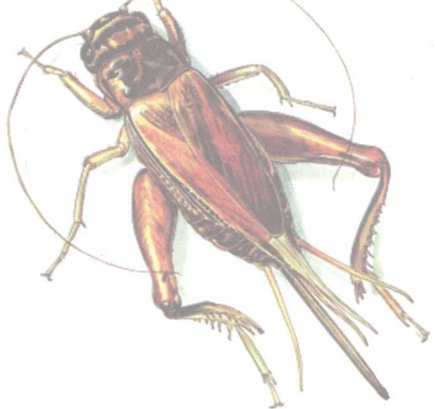
小生有礼（叩头虫）



小生有礼（叩头虫）



杀手也温柔（蜘蛛）



一匹风花雪月的斗士（蟋蟀）



平足阿扁（蜗牛）



花博士（茶）



败家的挑夫（负泥虫）



美丽的心灵（埋葬虫）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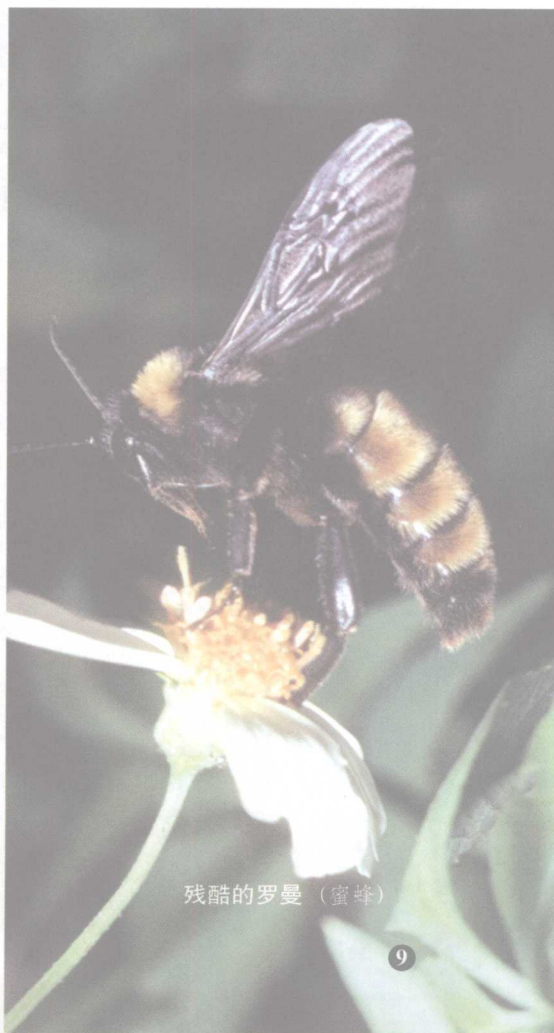
让爱做主（蜻蜓）



残酷的罗曼（蜜蜂）



绣房钻出个大马猴（壁虎）



残酷的罗曼（蜜蜂）